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六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余日焕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于　閿

謄錄監生臣湯師錫

記纂淵海卷六十一　宋　潘自牧　撰

論議部

袖手旁觀

史記不在其位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

東漢馬援傳

兵人無心鬥

集坐觀垂釣者空有羨魚情孟浩然

巧匠旁觀縮手袖間

韓集自彈不若聽人彈白

本朝望室而知四隅者必超室表舉輿而知輕重者必在輿外（老泉）操舟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邊之立觀者常見之奕棊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得之（東坡）東燭者不如隨燭之明奕棊者不如觀棊之精（通鑑論）

閒不容髮

經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記經解）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子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舟沒家語六本篇仲尼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謂顏回也莊子自其異者眡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眡之萬物皆一也莊子德充符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上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荀子王伯時之反側間不容息淮南子原道訓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揚子問道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揚子先知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揚子五人在人所為開

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閘（匹庚切）然不覩墻之棗（揚子問道）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揚子孝至）

史先則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史記）太尉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史記呂后紀）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予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西漢鄒陽傳）互入離合無親疎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西漢陳勝傳）行之有疑禍如發矣不可追也（前漢淮南王傳）係絕於天不可復結

隆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西漢枚乘傳上吳王書
譬之操鎮鄉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還見害也東漢崔寔傳政論千里之差興於毫端東漢匈奴傳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通鑑唐太宗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通鑑唐武后帝曰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通鑑梁均王石敬塘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通鑑傳記中山君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餐得士二

人戰國策

集必若所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選枚乘上吳王書互入在人所為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選答客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此義同衾以疑張華女史箴聽受一繆差以千里齊竟陵王行狀君失臣今龍為魚權歸臣今鼠變虎李白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

灌以濟乎生物及其遵守而不防反為患矣（韓集）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文粹）珠璣雜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遠矣鎮鄆卧於鉛鈍之中下工觀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觀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宿瘤亦不多遠也（唐文粹）猛虎所以使物畏而不敢犯者以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拏怒掉尾以倚嘯厭食於羆豕麋麚之肉

及棄其所長而欲弭目委首以待餒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麋麑得以狎而搏而申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同前非以智免則將禍隨劉長卿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杜牧之佞媚之言出如絲綦一入於人治亂不分間諜之言出如鷹鸇鷹鸇之迅一舉凌天皮日休集本朝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歐公非臺記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

往謂之王人失其心謂之獨夫東坡上皇帝書此等棄而不用則作賊收而用之則捉賊東坡代李宗論東京盜賊狀順水而行雲馭鳥集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東坡何公橋亭詩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矣東坡譬諸草木種子若置之虛空不投地中雖經百千歲何緣得產若種之地中潤之以雨露曝之以風日則開花結子數日可待欒城集

鋒不可當

經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書盤庚上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詩小雅正月

子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荀子議兵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曰天下無敵矣曰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絕浮雲下絕地紀莊子說劍史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左傳四年鼓行

而西（西漢張良傳）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通鑑一卒畢力百夫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後漢鄭泰曰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風以埽枯葉誰敢禦之（通鑑漢獻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晉書羊祜傳）盧藏用曰君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通鑑唐紀代宗）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通鑑唐傳記干將鏌鋣所刺無前（論衡）

集一夫揮戰萬夫不得進（選陳孔璋書）先鋒孰敢爭（杜詩）

先難後獲

經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書盤庚上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書說命上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書無逸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書君牙

子無宴宴之志者無昭昭之名無慆慆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荀子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韓非子

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西漢匈奴傳

集孰不實而有獲楚辭

欲晦而彰

經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正月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中庸子鄭子真耕乎岩石之下名振京師揚子問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揚子寡見

史法真隱居不仕前後四徵終不屈友人郭正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通鑑漢紀五入隱逸韓康採藥賣於長安市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怨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耶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皆知有我焉用藥為乃

遯入霸陵後漢書互入避名

傳記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因使崔季珪代當自捉刀立牀頭旣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王馳遣殺使世說互入因言取禍

集蘭芷幽而有芳楚辭居蔽而聞章同上

無往不自得

經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

狄素患難行乎患難記中庸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語公冶長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語子罕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語子路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語衛靈公子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孟子盡心篇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上際於天下蟠於地莊子刻意史實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史記司馬季主傳亟入隱逸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東漢邊韶傳

集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韓文若有人於羣動處一代間彼為彼我為我不自潔不自汚不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沉消息無往而不自得其為達人乎白樂天互入曠達居不必野惟性之寂止不必廣惟心之適皮日休集

月異而歲不同

經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詩南山

子曰改月化莊子

史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西漢董仲舒傳魯肅拊呂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日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吳志本傳注

得魚亡筌

經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者也易畧例

子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莊子外物篇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淮南子

史弊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越世家四時之序成功者去通鑑秦紀弓藏鳥盡信匪虛言通鑑唐代宗

傳記濟川得岸何假舟焉祕要經

推波助瀾

經毋敎猱升木詩角弓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語先進

子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而賦粟倍他日孟子離婁上君不

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虎哉虎哉
角而翼者也揚子始皇方斧將相方刀揚子五人同惡推波助瀾
文中子
史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通鑑周紀
人不勝天
子天定亦能勝人荀子
史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左傳二十一年天之所啟人
弗及也左傳二十三年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左傳二十八年天方授楚

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左宣十五年）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史佚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

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通鑑唐太宗

尊無二上

經君所無私諱記曲禮注尊無二上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曰至尊無大小皆名記曲禮上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注尊不二也記曲禮上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記曲禮上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記曾子問雖有三命不踰父兄記文王世子子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記坊記國無二君家無

二尊以一治之也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喪服四制

子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萬章上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荀子大畧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則亂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荀子

史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左成四年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時鍼為晉侯右書將中軍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

左成十六年

惟賢知賢

經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 易泰卦

子天下之至明能舉天下之至賢 家語

惟君子為能知類 荀子

揚素曰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 文中子王道篇

史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左襄三年

文白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田叔曰孟舒長者也 西漢田叔傳

賢人在

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以類相致也前漢劉向傳惟賢知賢爲朕求可以自輔者通鑑漢成紀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耶通鑑漢獻紀武后謂仁傑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唐書

傳記同聲則異類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從其類也故詩有伐木之歌易有拔茅之喻也大戴記保傅篇

不謀而同

經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
記禮運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記大學
子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公孫丑上若合符節先聖後聖
其揆一也孟子離婁下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孟子盡心上 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
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者人情之所

必不能免也荀子王伯人之情雖桀紂又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荀子議兵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黑白美惡耳辨聲音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癢是又人之所當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榮辱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民之去就如火之於

燥濕水之於高下同上琬琰之玉存泥沙之中雖廉者不釋淮南子

史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左宣十年又入疾惡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史記陳軫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司馬相如傳猶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前漢刑法志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通鑑綱目紀

集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韓文儒墨

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上麟之為靈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同上劉伶今日意異代是同聲柳詩本朝韓魏公嘗言仁廟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遺事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東坡

巧反成拙

子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孟子公孫丑上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馬之死者已過半矣莊子

史新垣平所言皆詐史記畫虎不成反類狗東漢馬援傳反裘負薪存毛實難宋書范泰傳殷浩答桓溫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連空圄通鑑晉穆紀

傳記楚舍人相謂曰各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

先成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後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戰國策）

田子方使人遺子思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曰伋聞妄與不如遺棄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也（劉向說苑）畫蛇而添足反失盃中之酒（史通）

集金石而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向之斬不死乃得速死謂之智可不可也（韓文李君墓誌）飲藥本攻

病毒腸潰自殘韋應物

本朝譬如一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老蘇集五入自納敗闕

愛適為害

子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夫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五見徒勞無補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孟子萬章下）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莊子應帝王篇）鵬鵬沖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傳鴆鴆其累矣夫（揚子寡見）

史鄭武公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京使居之太叔完聚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命伐京太叔出奔共 左隱元年

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左襄三十一年漢王愛幸趙隱王如意太子弱帝欲廢之而立如意高祖崩呂后召趙王誅之 西漢呂后傳漢宣帝任刑法信中官尚書益寬饒奏封事曰今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言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執金吾奏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許伯宣帝皇后父史宣帝外家金張日磾安世也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西漢本傳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西漢佞倖傳贊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西漢鮑宣傳丁公為項羽將逐窘高祖高祖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還及羽滅丁公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通鑑高祖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東漢何敞傳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通鑑晉成紀

傳記魏武曹操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世說輕詆篇丘人姦邪尹吉甫子伯奇至孝事後母母取蜂去毒繫於衣上伯奇前欲去

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見疑伯奇自死（列女傳）人之愛子罕亦能均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龜鑑也（北齊顏氏家訓）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問之對曰臣愛其毛也文侯曰若不知裘盡而毛無所恃耶（新序）永有某氏愛鼠不畜猫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

態如故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柳文永某氏之鼠）幾許平生穀無限骨肉恩結為腸間瘡聚作鼻頭辛（白樂天集）摝馬非不肥所苦長繫維豢豕非不飽所憂竟為犧（文粹）橐駝種木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橐它植者則不然愛之太過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已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唐柳宗元郭橐駝傳）

本朝東坡下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令其子恕持至登文院恕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動色曰獨不見鄭昌之捄蓋寬饒云上無許史下無金張正激宣帝之怒元城語錄煩惱初無根思愛為種子東坡詩

捨失求得

子管子以小辱成大榮淮南子

史李同說平原曰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

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說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史本傳）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西漢貨殖傳）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西漢韓信傳互入反鋒而用）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東漢班超傳）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三國吳呂蒙傳）

因誤成誤

史絳灌等譖陳平受諸將金漢王召讓之平曰臣躬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史陳平世家）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束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為盜賊

所汙遂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西漢原涉傳五入遂非無顧籍）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因投毒藥加煩懣崩諸醫皆收繫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通鑑漢宣紀）弘為布衣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誠中弘之疾夫以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

言天子以為讌遊愈益厚之通鑑漢武紀晉司徒賈充辟韓壽為掾讌賓僚女從青瑣中窺見壽悦之竊帝所賜充香遺壽充覺問女遂妻之晉書桓溫嘗使王獻之書扇筆落因畫作牛甚妙晉書本傳孫子荆誤謂王武子曰當枕流漱石武子曰石非可漱流非可枕孫子曰所以枕流洗其耳漱石礪其齒晉書王隱互入遂非東魏以王愔典選令史唱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其名愔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王國典略互入敏於應對姚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

德於魏知古頗掊權請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從容問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知古微時臣卯而異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負崇（通鑑唐玄宗）

傳記孫權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狀權疑其真以手彈之（名畫記）

識者難欺

子淵漚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列子說符）伯樂不可欺以馬（荀子）

劍工惑劍之似莫耶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謬其情淮南子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抱朴子以趙曲為雅聲者惟鍾期不溷其音以燕石為美玉者惟猗頓不謬其真以鄭賦為麤澡者惟相如不濫其實同上

史叔孫通初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前漢禮樂志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藐焉良工眡之然後知其為和寶也精鍊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

為干將也南史沈約傳解律金用匈奴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北本傳

傳記師曠識聾新易牙別淄澠晏子春秋

集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鄭谷

非道難罔

經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大學

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語雍也

子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孟子萬章上有人於此藏千鎰之金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荀子五入真不可滅

愛人及烏

史士鞅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左襄十四年五入遺愛

傳記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說苑立節篇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尚書大傳大戰篇

集愛子及室言鴟鴞詩也張士然表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杜詩

憎人及胥

子庾公名位漸重足傾王公庾公在石頭王公在城忽風起揚塵王公以扇拂之曰元規塵汙人郭子元規庾亮字王公尊也又見通鑑

傳記憎人甚惡其餘胥尚書大傳大戰篇立入邊起

衆目難掩

經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記大學曾子曰十目所視其嚴乎同上

史欲蓋而章（左傳序）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通鑑唐書）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左桓二年）甯殖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左襄二十年）陳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盡知之矣（史本傳互入無隱）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通鑑晉書）

集萬目睽睽（韓文）西子不華嫫女錦穀是不能易其美惡

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並唐文粹）

當局者迷

子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孔叢子

史鰌卿料事揣情而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史本傳論韓子為說難而卒不能自脫史本傳太史公曰春申君說秦昭王何其智之明也後至於李園繆矣史記援戒子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言後漢馬援傳論

傳記天下無窮者才智也陳平嘗出六奇燕居深念恐禍及已陸賈教之交驩太尉又為畫呂氏數事平從之卒誅諸呂則賈之智又在平之右矣孔氏雜說互入强復遇强及智處兩門

集睫在眼前常不見杜牧之

本朝操舟者常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弈碁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得之東坡朝辭赴定州論狀互入袖手旁觀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

山中蘇詩

交臂而失

經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記中庸　丘人莫不入愚暗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記中庸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記學記

子道在邇而求諸遠孟子離婁上　仲尼謂顏淵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莊子山水

史平原君定從而歸曰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

以不失天下之士今於毛先生失之矣史平原君傳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詢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出引還通鑑漢獻紀五人反用鋒而晉武帝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樊建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通鑑晉紀魏舒為鍾毓長史毓初不知其善射後遇射人不足以舒滿數舒發無不中舉坐莫敵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晉書本傳宇文泰與侯景戰塹

馬失所之左右皆散李穆罵曰隴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通鑑梁武紀互入反鋒而用）漢文帝知李廣才而不能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唐魏元忠傳）

本朝唐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初出試楊於陵遇程詢其所試於陵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縫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訴主文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

以待之答曰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李程所納卷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謀之於陵擢為狀元見東坡與李廌詩注互入載程試日五色賦擢進士駕艤艎而索舟策飛黃而問駿鳥道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坡詩

貴耳賤目

子境內之傑不愛而求邦外之士尸子

史漢文曰吾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哉馮唐曰魏尚守雲

中匈奴遠避以差功六級削爵雖得頃牧不能用也（前漢馮唐傳）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西漢揚雄傳）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通鑑漢光武紀）崔寔曰俗士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東漢本傳立入室泥）庾征西善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尤不忿在荊州與都下人書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雉（晉書薛謙光

上疏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通鑑唐武后韋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唐裴度傳

傳記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有五德猶日淪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者近也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韓詩外傳

集陋令榮古張平子東京賦耀所聞而疑所覩班孟堅賓戲凡人可

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有不薄於當時而榮於後世也柳文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柳詩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白傳集遠物皆重近皆輕雖有德不如鴟唐文粹

視近易忽

史裴度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
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唐書本傳互見
自負

集當仲尼在時世人不言為聖人也伐檀削迹於七十
二君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以為喪家狗沈約辨聖論文

選以何水部在世不錄南薰集序

本朝君家自有元和譜莫厭家雞更問人東坡詩

習熟難忘

子庖丁曰臣始解牛所見無非牛者（莊子養生篇）

史楚鍾儀囚於晉晉人與之琴操南音（左傳五入懷鄉）李廣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史本傳）越人莊舄仕楚病楚王曰舄越之鄙人必思於越使人往聽之果為越吟（史記五入懷鄉）殷仲堪曰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吾本間強（晉書五入習慣）義貞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通鑑宋高祖紀）唐玄宗問姚崇曰公知獵乎對曰少

為獵師老而猶能唐書本傳

傳記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西京雜記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呂氏春秋上皇居南內夜登勤政樓聞里中隱如歌聲顧力士潛令果黎園弟子也楊妃外傳越王曰躄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後漢趙壹吳越春秋集魚意思在藻鹿心懷食苹張九齡風情雖老未全消白樂天聞休戰鬬心還獲見說慶塵眼即開王建商女不知

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之詩　互入懷鄉惟有詩魔降不得
每逢風月一閒吟白集

本朝書生習氣未能無東坡詩剩員呈武藝老妓舞柘枝古今詩話至今清夜夢尚驚冠壓頭坡詩互入閒適挼紱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秖風情　鳥因不忘飛馬繫常念馳並東坡詩舊態難改

經驕淫矜夸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書畢命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珍同上

傳記梟欲東徙曰鄉人皆惡我鳴鴟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說苑談叢

集雖漸斂束故態未銷司空表聖互入習慣

不自覺醜

予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猶人不能行而實蹙藥劉子

史陳遵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沉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乎西漢陳遵傳以鴟鵂而笑鳳凰

執蜾蠃而嘲龜龍（西漢揚雄傳）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饕餮貪汙臭腐是食長鳴呼鳳謂鳳無德（東漢朱暉傳注五入居邪惡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范曄贊班固五入此無彼誚）唐太宗曰人苦不自覺（通鑑本紀）集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魏文帝典論）本朝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讥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

也以為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為目見毫毛而不見睫東坡私試策問五入此無彼誚

此無彼誚

子唯之與呵相去幾何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老子與俗篇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孟子梁惠王上

史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公羊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

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後漢范曄贊班固互入不自覺醜武宗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鋭而躬受道家之籙唐武宗贊通鑑梁紀無異於避湯入火傳記土偶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偶人曰子先土也持乎以為偶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說苑尊賢優孟謂趙襄子曰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之桀紂並世焉能相

亡然亦殆矣新序

集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司馬長卿上林賦李赤善為歌詩類李白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混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予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柳文李赤傳互入昧於自知似同浴而譏裸裎也韓文豹則虎之弟鷹則鷂之兄古樂府

本朝徐鉉不信佛酷好鬼神之說（筆談）韓子論荀揚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揚荀卿議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為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為目見毫毛而不見睫（東坡私試策問）五技鼷鼠笑鴆拙百足馬蚿憐蠷跛（山谷自覺醜詩）

牀上施牀

經如塗塗附（小雅角弓）

傳屋重架屋牀上施牀（史通）

本朝屋上架屋牀上疊牀鳴道集

以水濟水

子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占其夢焉莊子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名曰益多莊入間世以水投水淮南子

史以水濟水左傳以暴易暴史記伯夷傳又見唐書魏徵傳如以湯止沸前漢禮樂志如以血止血汗益甚耳通鑑唐高祖紀以亂易亂唐書魏徵傳

如以萬箭射萬中耳通鑑唐高祖

集玄文處幽楚辭玄墨也如以膏濯衣每漬垢愈染借聽

於聾求道於盲並韓文

青勝於藍

經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論語

子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水為之而寒於水荀子勸學以湟染緇則黑於湟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淮南子俶眞訓明月之珠出於蚌蜄周之簡圭生於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淮南子說山訓

史孔馭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端書曰不意雙珠近出

老蚌後漢陸卬之子雲少機悟好學邢劭曰老蚌遂出明珠晉書本傳褚淵卒世子侍中貴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蓁屏居墓下終身通鑑齊太祖監察御史許遠敬宗之曾孫也通鑑唐玄宗盧元輔簡潔貞方歷踐清貴人亦不以其父杞之醜行為累人士歸美舊唐書本傳

傳記山公大兒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世記

集推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推輪之質　增永為積

水所成積水曾微增氷之凜（並文選序）酥氏之壁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班孟堅答賓戲）金生沙礫珠出蚌泥（蔡伯喈青衣賦）雛鳳清於老鳳聲（李義山集）惡木生槎枿之英　虎穴之中生此駒駼（並唐文粹）贏牛生健犢（杜牧之集）本朝淤泥生蓮花糞壤出菌芝（東坡詩）枯朽猶能出菌芝（同上五入自負）

引凡入聖

經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詩伐木）

子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揚子）出潢汙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抱朴子金丹篇）

集本是南山松令為宮殿梁（古樂府）如河入海無復水名劉賓客五入江出沈山水力才能汎觴至於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黃魯直與何靜翁書）

以毒攻毒

史以蠻夷攻蠻夷（西漢晁錯傳）張敞守京兆尹市偷盜多敞

乃名偷盜之長數人見之責問因貰其罪令致諸盜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攜補吏職敬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各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身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由是市無盜賊前漢書五入政事三輔議論者至云貴戚餐錮當復以貴戚浣之猶解酲當以酒也通鑑東漢章紀第五倫傳

本朝醫者之視箪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

也老泉文

惟妄識妄

史張湯為人多詐巫相引數稱其美西漢本傳張敞字京兆尹市偷盜多敞名偷盜之長數人見之貢問因貰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且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由是市無盜賊前漢書五

入政事以毒攻毒兩門桓溫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晉書桓溫傳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通鑑

富不如貧

經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論語互入事反所料

子布衣紃履之士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

名荀子富國無置錐之地而公侯不能與之爭名仲尼是也荀子

史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於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西漢王貢等傳序向長讀易至損益卦曰吾已知富不如貧矣東漢集齊景公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本朝惟富貴者之不得蕭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歐公浮槎出水記

智不若愚

子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漏以為柱則蠹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茲之壽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莊子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汎若不繫之舟也同上蝮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

寄託者用心躁也荀勗學巧詐不如拙誠傳子

史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史記互見謹言攖拏者亡默默者存西漢揚雄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東漢吳漢左雄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禍通鑑東漢周顗周嵩並列貴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嵩弟謨小字也晉書周顗傳

傳記默無過言愆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
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說苑）
集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潘安仁閒居賦）牛之為物日
耕百畝人不慚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不保不如
羸驢服逐駑馬不耕不駕蘧蒢與騰蹏康莊出入輕
舉當道長鳴聞者驚辟牛雖有功於己何益命有好醜
非若能力（柳牛賦）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祇自勞精神
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末之災（並韓集）老龜被

劍膓不如無神靈白侍郎互入招禍門巧婦才人常薄命莫教男女苦多能　蟲全性命緣無毒木盡天年為不才鐵馬因疲退鉛刀以鈍全並白侍郎

本朝癡人自得終天命智士死智寃莫雪　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　先竭是甘井得全如苦李　人人生子欲聰明我被聰明害一生但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並東坡詩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後山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周茂

叙拙賦

智不終智

經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記中庸

予魚鼈龜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鸇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荀子法行篇五入貪迷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淮南子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衡物不能自衡故神龜以智見灼靈蛇以神見爆列子

集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為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唐文粹裴炎猩猩銘互入貪迷

本朝老狐足姦計安居穴垣墻窮冬聽氷度思慮豈不長引身入扱引也中將死猶跳踉歐公集虎終機械得烏赤彈丸隨臨川集

殭復遇殭

經趯趯兔遇犬獲之詩

子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淮南子主術論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淮南子

史宋公無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不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左襄二十七年竇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竇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竇氏盡碎破其家史記縱傳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

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遊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舍人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在蘇君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通鑑周紀

儀何敢言漢有善射者曰樓煩楚挑戰樓煩輒射殺之使射項羽羽大怒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復敢出

西漢項羽傳

汲黯為忮師古曰忮意堅也音

章政及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法傷害人也）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憑（前漢寧成傳）東魏丞相高歡攻王壁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通鑑梁高祖）傳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通鑑唐太宗）安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李林甫每見雖盛冬嘗汗沾衣

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通鑑唐玄宗　秦系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唐書本傳

傳記天下無窮者才智也陳平嘗出六奇燕居深念恐禍及己陸賈教之交驩太尉又爲畫呂氏數事卒從之卒誅諸呂則賈之智謀又在平平之右矣孔氏雜說亞入當局者迷又入智處

集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柳文

本朝黑豚窘虎豹鳩雀窮鷹鸇巧者具機弋勢猛還拘臨川集

攣王荊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趙清獻獨折之曰君言失矣皐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荊公默然邵氏後錄五人敢於應對一興新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老泉集

居邪恐正

經不懲其心覆怨其正箋云不懲女之奸心而反憎其正詩節南山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詩賓之初筵

子鄉原曰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曰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孟子盡心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淮南子直繩者枉木之所憎抱朴子

史惡直醜正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並左傳盜憎主人左成十五年晉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別見於家語闇茸佞讒抱虛求進殘賊酷虐若此人徒嫉善憎忠西漢李尋傳北山

有鴟不潔其翼饕餮貪污臭腐是食長鳴呼鳳謂鳳無德東漢朱暉傳注五入不自覺醜妄論二門後漢孔奮為武都郡丞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通鑑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通鑑晉世祖佞邪醜正西漢張華傳燕封裕曰已無骨鯁媕人有之通鑑晉紀五入媕妬便佞之徒謂彊直為擅權唐書傳記趙簡子曰美女者醜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說苑

集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抑節性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其倚伏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相垢病矣晉紀十寶總論

孤直者衆邪之所憎公正者羣惡之所嫉陳子昂集奴顏婢膝真丐乞反以正直為狂癡陸魯望

本朝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

歐公集

涉水惡濕

子是猶惡濕而居下（孟子）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淮南子繆稱篇）吹灰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濕不可得也（淮南子）

史賈而欲贏而惡罵乎（左昭元年）

集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唐文粹）

孰不自由

子樹欲靜而風不停（家語政思）獲牛衣文繡食芻菽入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列子）象以牙喪身不能去其白薰以芳自燒不能去其香（蘇子）

史李斯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史本傳）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通鑑）譬如礧石之上行蟻蟻行遲而礧轉疾（後漢王充論衡）宋劉穆之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而欲為丹陽布衣豈可得耶（通鑑晉書）涼呂超曰如乘龍上

天豈可中下通鑑晉紀獨孤后曰騎獸之勢必不得下隋書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通鑑唐德宗李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同上

傳記牛馬之為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里之險鞭策痛矣表疏正書

集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禰正平賦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晉孫康與山濤絕交書去住與願

違仰慙林間翮杜工部 譬如籠中鶴六翮不自搖 驕虎不敢下並韓集 心雖出雲鶴身尚觸籠鷹 心源雖了了塵世苦憧憧並元微之 閒卷不及顧沉埋案牘間 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主 意有清夜戀身為符守嬰並韋應物 一落名宦途酷如乘風船 奔走情波不自由並劉賓客驛馬走四蹄痛酸無歇期碓牛對兩目昏閉何人知 樹欲靜而風不止並白樂天 自嫵如足素刀尺不由身杜牧之 隨牒牽黃綬孟浩然 雖百諾之自我終一呼而在君高達夫五入控制有

道

本朝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歐公集飄零不自由盛衰非汝能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風輪左並東坡詩一被簪裳裹長遭羅網牽欒城集

力所不及

經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能為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周易睽卦象傳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書盤庚上互入無所用力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

乎毛詩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

予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不見其背帷墻之外則無睹也子華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孟子告子下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孟子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列子楊朱篇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鑑觀面韓非子聾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磬之聲莊子逍遥遊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聾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莊子大宗師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

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慎子朝露之繭工女不能治淄滒之沙計兎不能數魯連子躄者見虎不走非勇也淮南子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淮南子訓道篇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淮南子繆稱訓瞽矇能默瞽矇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呼覽切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揚子問神歐冶不能鑄鉛錫為干將抱朴子阿膠三寸不足止黃河之濁鼷鼠三尺不足救鹽

池之鹹傳子

史晉伯宗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左宣十五年晉侯疾秦伯使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左成十年互入病疾飄風之末不能舉鴻毛國語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史韓安國傳死病無良醫通鑑周紀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兩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同上覆水不收東漢光武紀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

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伎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通鑑漢桓紀）徐穉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通鑑漢桓紀）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通鑑漢靈紀）若河決金堤火炎崑岡雖神禹之乘四載玄冥之洒八瀛亦不能湮洪濤而撲烈燄者何也良以勢既壞而不能遽救也（唐史臣代宗贊）

傳記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

之戰國策五入事必有極猶渴而穿井臨難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說苑雜言篇五入遠水不救近火尺水不能却簫丘之熱意林集孰江河之可涸楚辭譬猶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選詩集序沈寒凝海不能結風烈火流金不能焚景選連珠鞭長不及馬腹風末不舉鴻毛朱敬則宋武論譬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砭韓集獵客張兎罝不能挂龍虎李太白集短線無長縫月中有桂樹無翼難上天海底有驪珠下隔萬丈淵並唐文粹轆轤無繩井百尺盧全詩索過風於前林求往夢於既

寤不可及也　穆元同德寺會集序

本朝疾風無末勢　陳後山

心至力不及

子璧言猶好聲色而無耳目也　荀子王伯臨河羨魚而無網罟

抱朴子釋滯篇

傳記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不能致其意

之欲至　說苑尊賢

集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謝玄暉 首燕徒有心局步何由騁梁劉孝綽詩 我欲橫天無羽翰孟東野 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並杜詩 喑人食太牢信知其味而不能形於言劉賓客 虛逢好陽艷其柰苦昏憒元徽之五人事與願違 遥看雲路心空在同上

本朝巧舞苦短袖東坡詩

遠水不救近火

子莊周貧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

二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對曰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周曰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莊子外物）失火而取水於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韓非子）焦喉之渴遥指滄海　指水室不能起暍死之熱望炎冶不能止噤凍之寒　大厦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此無及也（並抱朴子）穿井而救火則燻腸棟焚矣鑿舟而拯溺則葬江魚之腹中矣（劉子）

史周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左襄八年）及溺呼船（吳志）譬如

火發於家安能候遠水乎通鑑唐昭宗說苑

傳記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雜言篇五八力所不及

集桃實千年非易得駱賓王

本朝不應遠水救近渴陳後山

刮毛龜背

集獵人箭底求傷鴈釣戶竿頭乞活魚王建

本朝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枯松强鑽膏槁竹欲

瀝汁並東坡詩

兩窮相值

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莊子大宗師假穀於東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緼袍朴子禍必無太牢狐裘矣抱朴子祛惑

史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史記屈平傳

本朝枯松强鑽膏槁竹欲瀝汁兩窮相值過相哀其相

濟東坡詩

一失名百非

經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語子張

史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鈞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史記周本傳下

流之人衆毀所歸西漢楊惲傳貧下末易居上流多謗議西漢司馬遷傳互

入處非其地

自為成敗

經心以體全亦以體傷記緇衣

子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荀子

史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通鑑梁武帝紀侯自我得之

自我捐之無所恨前漢田蚡傳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

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

從衆亦能使之後漢趙曄吳越春秋

集淮陰之禍寃在神理通說且拒豨謀寧起堂堂蕭公

實曰知已給致鍾室胡寧忍此呂和叔文

相時處事

經有其禮而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而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記檀弓下）

子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揚子）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揚子修身）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文中子）

史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西漢書）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

務也通鑑漢實紀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通鑑漢獻紀崔寔為廣州刺史治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涖鄂州嚴法峻誅不貸唐書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無備不可用也通鑑唐太宗柳仲郢為京兆尹政號嚴明後出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答曰藁穀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唐書互入政事集理在將順怡然而奉自事當正色侃然而犯鱗唐文粹

君子救時雖切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司空表聖集

本朝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東坡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明知故犯

子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孟子五入自相背馳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孟子五入自相背馳

史玄宗曰是子惡賢嫉能舉無比者裴士淹曰陛下誠

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新唐書李林甫傳）中宗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唐史中宗贊）吉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如是不可如何（通鑑唐武后）右補闕辛替否上疏曰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韋凶今

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
通鑑唐主宗楊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如且極樂耳同上
傳記文君眉色不加黛飾臉若芙蓉長卿素有消渴疾
作美人賦自刺卒以此疾死西京雜記五入聘好
集睹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選六代論小蟲水草植黍
橘柚苦鹹酸辛雖甚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
者柳文序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唐文粹

本朝唐王涯自以留心太玄經久矣乃有甘露之變文宗時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為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何也鳴道集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東坡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老泉

自納敗闕

子猶傴僂而好升高也指其項者愈衆荀子宥坐篇史遷足以發笑而自黜耳司馬遷傳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

以亡人國也襄子夜使人決水灌智伯軍軍亂殺智伯（通鑑五入因言取禍）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上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通鑑唐憲宗）太后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貓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通鑑唐武后）盧藏用隱終南山晚乃徇權利司馬承正自至闕下藏用指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正徐曰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新唐書本傳五入識者所窺）傳記謝玄以八萬當苻堅百萬之衆其勢不敵若苻堅

逼肥水而陳必保萬全惟魔軍却退衆亂不能止故敗

世謂謝玄能走苻堅者此耳孔氏雜說

集虎見驢鳴大駭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益習其聲稍近驢怒蹄之虎曰技止此耳因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庞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柳子厚黔之驢

本朝譬如一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

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老蘇集五入巧反成拙

臨危抱佛

經既輸爾載將伯助予詩正月注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詩小雅谷風

史越予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境至駘上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恥從蠻夷盟及予貢思予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矣不及與越盟武伯

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丈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貢臨難而思之左哀二十七年亟入因事思人）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左僖三十年）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地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史屈原傳）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史韓非傳）孔融為賊管亥所圍遣太史慈求救於劉玄德玄德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玄德耶（東漢孔融傳）李克用曰當貼危之時託為股肱伊呂及既安之後則心膂視為土芥寇讎（通鑑僖宗紀）黃巢北擣

襄陽劉巨容拒之大破賊衆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鑑通

唐僖宗 飢則為用飽則颺去 魏志

傳記飢則附人飽則高飛 十六國載記

集計窮然後賽後賽竟何恩 元徼之集

臨老抱佛脚教妻讀

黃經 唐文粹

獻豕遼東

史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慚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後漢朱浮傳互入聞見淺狹）

集楚翠丹質在荆南以多慙遼東白頭望河東而載愧（劉賓客集）

本朝雕琢肝脾欲報公還如獻豕過河東（僧參寥子詩）

有意對無意

子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

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以遺魯君魯君觀之終日怠於政事三日不聽國政孔子遂行（家語）以瓦摳者巧以黃金摳者憫（列子黃帝篇）以瓦注者巧以金注者憫（莊子達生）有情於譽飽雖衆惠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毀而無憾（劉子去情）

史劉棻從揚雄學奇字雄不知情（顏師古曰古文之異者不知獻符命之事也棻乃劉歆之子初莽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棻後獻之授棻四裔兩漢揚雄傳）李廣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

射之終不能入（西漢李廣傳）蔡商有勇氣聲若雷震嘗見三盜入室商拊床一呼而盜俱頓（晉書五行志）入勇敢鄒湛對武帝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愕出於意外故也（晉書）

傳記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韓詩外傳）園中有木其端有蟬蟬悲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曲跗欲取其蟬而螳蜋不知黃雀在其後延頸欲啄之然黃雀

又不知臣操彈丸在其下皆務前不顧後患劉向說苑五人貪迷本朝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東坡黠鼠賦泰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老泉

不成恩惠

子投鉤分財投策分馬得美者不知所以德慎子媒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為德臣虜強飯而飽者不以為惠

集若自有聲名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

韓文公薦侯喜狀　見危者已墜而欲援鬬鬻者將死而方救　皮日休五入市恩

本朝醫如儒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　老泉文

無鑄可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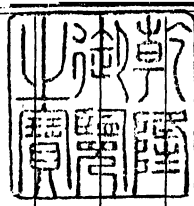
子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　揚子問明

史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

終不能間也通鑑唐玄宗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同上

集無不能潤灼不能熱杜牧之春花與秋月不感無情人白侍郎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寵不能容柳子巧文

本朝衝風震河海不能號無竅東坡五入贊無所用力鑽灼不燃誰似我東坡詩



記纂淵海卷六十一